

走過通往涅槃的一段路

◆ 逸靈

序曲

在佛法的世界中薰陶又薰陶，23個年頭過去了，終於到了面對至親要往生的大課題。所有的學習，都要在這第一次的際遇，如法用上並受益。

震撼

從小相依為命的母親，一向堅強，不輕易上醫院。年前3天採購年貨回家突然行動無力，到急診室待了2天，出血問題仍然沒有解決，但我決意將她帶回家過個好年。

年後，依約回診，排上胃鏡，這一照，就入院四週無法離開。第三週終於找到真正病因，一顆巨大無比的腫瘤壓迫著胃部導致嚴重潰瘍而難以停止出血，不是動刀拿掉，就是要面對死亡，而且是在很快的未來。

準備

得知病情，跟醫師徹底討論過所有處理方案，也得到母親不願意動刀的決意，家人也一致決定在臨危時不做任何急救。

母親向來有個心願，要在家裡完成人生最後一段路程直到出殯，不冰、不上殯儀館、不辦告別式也不收奠儀，灑大海為最後歸處，不過她最後改變主意要跟她的父母同在寶塔禪寺團圓共修。

諮商禮儀公司，了解到住在都市叢林的台北，不是一樓住戶恐怕無法完成母親的心願。因此，我徵得母親同意，直接從醫院將母親接回到中部我另一個家。7天內，我將所有一切面對死亡所需要的安排與準備全部完成。

扞格

一家人全都放下台北的生活，全部跟到中部家，開始一段陪母親最後一程的



不同生活。

除了我跟看護工，其他家人在這個陌生的小鎮，找不到他們既有的作息，日常一切重新適應，母親也常夢醒喊要回家，不是台北就是她的娘家。然後，有人開始發難說我的決定是錯誤的，不應該離開熟悉的台北，跑到這個小鎮來等死，至少在台北還可以維持既有的生活步調、熟悉的食物，比較有生氣。有人也因這種等死的氛圍痛苦萬分，須要藉助心理的諮商與各種外來的提點。

母親，安然隨順家人，有人問說要回台北嗎？她就說要回台北，有人問說要留在小鎮嗎？她就說要留在小鎮，因此，沒有固定答案，家人間的扞格也無解，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。

或許小鎮的好山好水好生活，我們一來到這裡生活，似乎也讓人遺忘了母親隨時可能到來的死亡，甚至產生母親會愈來愈好的幻覺。

醫療

到小鎮前，先與當地的一家基督教醫院處理好居家安寧照護的申請，一到小鎮，醫生護士立馬到府協助，一路來給我們很好很適時的照護。

母親止不住的血，來到小鎮第二週就已經讓護士宣布即將走人了。前一天，安排好母親前去醫院輸血，問母親要去嗎？她拒絕，說要等死。隔天，再問母親要去輸血嗎？她竟然改變主意說要去。爾後，我們去了許多次，每一次都是母親決意要去才去。護士常常認為我們這樣拖延母親的生命終期並非最好的抉擇，甚至認為是家人的不捨讓老人家多受苦，而事實卻是母親的大慈悲在延後自己的生命終期。

究竟該不該去輸血延長已經無法挽回的死亡必然呢？護士以她的專業經驗，希望母親可以在最好的狀態離開，所以不忍看到老人家挨針帶來的辛苦。我則一定尊重母親的意願，她要去才去，絕不自己為她作主，生命是母親的，只有她有權決定自己的生命結束點。

剛開始，家人都樂見母親去輸血維生，漸漸地，看著母親日復一日地衰弱，



輸血，再不會是一件讓人期待的事了，反而成了家人的煎熬與爭執，因為只要不輸血，死亡立即找上門，可是輸血了，面對的卻是愈來愈衰弱看了很心痛的至親。然而，我們一直沒有拒絕母親輸血的決意。

衰敗

母親在台北住院四週，禁食禁水，就已經種下體魄衰敗之因。離開醫院前，專科護士跟我討論出院後種種，當然是說能吃就儘量給她吃，能玩就儘量帶她去玩。到了小鎮，只要母親能吃食飲酌的都給她進食，但是，我們很快就看到母親一路衰敗的進程。

母親先是能食固體食物，常說看護工的煮食難以入嚥而不吃，家人就不開心找不到台北熟悉的食物讓母親不能飽食而體魄漸衰。幾天過去了，突然就不再吃食固體食物，最多是水果；然後，水果也不吃了，打成果汁才喝，飲食只淪為流質食物，最後，幾乎只剩配方奶在支撐最後的體力，離開前則已完全不進食了。

母親的體重，從台北到中部後，直遽下降，到最後肌力全失。異常的是母親最後一次輸血回家後，手腳突然暖和起來，長達11天，直到離開當天才逐漸退溫，醫生無法解釋，卻是母親給我們留下的最溫暖記憶。

道別

居家醫療團隊第一次到家裡，就教家人「四道人生」擇時與母親先告別。道謝、道歉、道愛、道別這四道，讓家人對母親說出感謝之意、抱歉之處、愛的表白與離別的致意，以免錯過而遺憾。

我們很快就做了，母親非常堅強，只有些些的落淚，接受了我們的懺悔與滿滿愛戀。一次不夠，家裡年輕人又盛重舉行了一個道別趴，蛋糕上插著光亮臘燭讓母親許下最後的三個願，母親也回應我們說她已了無遺憾、沒有任何憂慮、全放下了，並且應要求給了每人最後的交代，而這些其實在台北住院時就已都做過了。

雖然早早已道別，日子依然尋常過，這四道人生似乎也是分秒延續不停歇的。家人仍然時時在母親耳邊說愛、道謝、道歉，母親衰相明顯後也時時支持激

勵母親要堅住正念、往生淨土、不要眷戀。道別，陽關三重，我們是疊疊復重重，沒有停止時。

離開

來到小鎮，每次醫生護士都說母親過不了幾天，可是每次都讓他們意外，母親一次又一次地活生生在他們面前，我們永遠不能預期母親會在哪個時間點離開。

護士留下嗎啡口服與針劑，讓我們在母親不舒服時可以施用，我們從未使用，直到母親離開前半個小時才由護士施打針劑，而且還是最小單位3毫克的劑量。會決定使用，是因為母親完全不進食了，她的呼吸一段時間來都比一般正常稍快些，因為母親一直都沒有表示痛苦或不舒服，所以家人都決定不採用嗎啡，看到母親已經不進食了，手腳也有發紫現象，才決意打嗎啡讓她呼吸快可以舒緩些。

母親，是在最拒絕接受她離開的家人面前呼出最後一口氣而止靜，其他家人都不在場，這天早已超出了醫生所預期，且認為不可能到達的最後日子，卻是我與她心靈相會，最貼近可以圓滿佛誕日離開的日子。

助念

母親到了小鎮，我就安排好來帶家人助念的朋友，然而天算不如人算，這位朋友在母親離開時恰巧不在小鎮，撥了個電話給一位法師，卻因為打錯了號碼而無法接通。

突然之間，只有家人在，我讓家人跟我一起念佛，至少有陪著母親日夜的念佛機可以帶領我們念佛。這一個小時，寧靜到不能再寧靜，我們靜悄悄地不製造任何聲音，連心裡也不製造任何聲音，只有念佛聲和著無法止住的涕淚。

下一個小時，一位法師過來助念；然後，再下一個小時，三位法師領著十數名的師兄弟接續助念6個小時。母親很會挑時間，完成助念總迴向是晚間8點。法師說，這一天師兄弟的念佛聲非常詳和，我在門外都確實感受到這份詳和。

淨身

晚間9點，送行者來幫母親淨身，家裡年輕人要求參與，他要為最愛的親人做最後一次的清潔。也因此，他見證了母親離開前後所出現的種種瑞相。

母親離開前，他總說母親身上有好聞的異香；母親離開後，經過8個多小時，身體是柔軟的，甚至某吉祥處還是有溫度的。我將女兒專屬權利「穿鞋」讓給了他，一邊看著他幫母親穿鞋，一邊叮囑著要小心不好穿，哪知卻是一套上就完成！常聽聞友人或道友說套不上鞋子，腳太硬了，而母親卻是全身柔軟無比，讓送行者與家人，很輕鬆迅速地就完成了淨身穿衣整裝工作。

最後，年輕人還是要再為母親梳最後一次頭髮，完成了美麗的最後身影，連送行者都讚歎母親很會買衣服，衣著好美。83歲的頭髮是黑的，年輕有型的服飾，潔淨不施胭脂臉龐，閉目如含笑桃花。

入殮

母親挑了一個好日子離開，更挑了一個好時間離開，讓我們能在晚間10點開始入殮佛事，趕在這世俗黃曆所定的吉祥入殮好日子，順利完成了入殮封棺的儀式。



封棺法會現場美若仙山

承載母親的棺木，一進門就傳來非常好聞的香味，問老闆這是什麼木頭怎麼這麼香？他沒反應，或許只有我聞到這香味吧，他無法回答我。

由於不是冰櫃，必須要密封，但可以先用透明板暫隔，讓人瞻仰遺容。我婉拒這樣的安排，堅持封棺，這樣家人可以少點執著吧。

守靈

母親、靈堂都在家裡，由於屋子挑高兩層樓，兩層式的靈堂高巍莊嚴，令人猶如置身佛國。每日為母親供燈日夜不斷、光明不滅，早碗兩餐供飯更是凝聚家人的好時間。

這7天，一家人誦經的誦經，守靈的守靈，一起吃飯，一起思念，一起用功，一起迴向，一起決定。

母親，讓全家人在她離開後更團結一心了。

送行

感念許多好友要來送母親，也實現母親生前的發心，更為法音廣傳，藉由佛事淨化疫情的難受，決定發起一場封棺法會，為母親送行。

選在清晨辦法會，是為了能在當天完成色身的火化，因為當天正是佛誕日又是黃曆的喪葬大吉日，很多人在排隊。

法會地點，美若仙山，更別說師父舍利就在這裡，一切都是最吉祥的。母親北部娘家的親屬與我們共同的道友們披星戴月趕來，現場花團錦簇，猶如喜事並非喪事。一場佛事莊嚴，也讓我們家人痛謝母恩、大眾法喜。

到了火化場，果真是排排等，才9點半就已經排50號了，原先排定如果時間允許還要趕回北部晉塔，事實是無法盡如人意。說也奇怪，這個地方，在這個時間，氣象竟也是仙氣十足，還能夠豔陽高照，曬去許多的陰冷。

由於疫情，不能觸碰火化後的遺體，只能遠觀。母親的頭部，竟然燒不壞，還得再多燒幾分鐘，出來仍然是最完整的。

沒有時間晉塔，就帶回家，母親繼續跟我們同在。

母親在佛誕日，這期的生命與色身燃燼，猶如一尊佛的新誕，而這正是她的想望。



火化場仙氣萬千

交心

母親沒能在送行當日晉塔，回到家成就了一場家人交心大會。

恩恩怨怨，難以盡白，但至少都實話實說，一場開誠布公的交心，解開所有桎梏，或許這正是母親最後的安排。

晉塔

三天後，全家人帶著所有台北帶來的家當沉重地回到台北，卸下行李後，直奔萬里。

因為表姊弟們也要一起去，突然想到母親一直想回老家的心念，因此先帶母親回老家繞一圈，完成她的心願，然後再前往晉塔。

雖然少了1個家人，但也來了7個人，很佛法的吉祥數，陪著母親進到她與父母的共同如來家。這一次，家人真正地與母親的這期色身告別了，但也隨喜她從此可以歡喜日夜聽經聞法，為下期生命的成佛之道做準備。

母愛

一查出母親的病因，我就問過熟悉的醫生，生命會有多長？回說2週到6個月。到了小鎮，母親出奇的好，家人都以為她可以再陪我們幾年，完全忘了她隨時可能離開的現實，儘管醫生護士都說要離開了，我們也無法當成現實。

然而，母親的衰相持續出現，我們又不得不正視死亡的可能，有家人不能接受，一直要求母親履行承諾再陪他幾年，至少要讓他能找到生命的意義與輪迴的確信。對一個沒有任何宗教信仰又凡事必須親證的年輕人，年紀輕輕就要接受至親的死亡，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自己的朋友好多人都有過相似經驗，我能夠體會卻幫不上忙。

原本前面提過，母親到小鎮二週就要離開了，她卻突然改變決意繼續留下來，如果她不改變決意，事實是她的血紅素告訴我們確實是會離開的，一點也假不了。不能接受母親離開的家人，從小鎮開始就無法睡眠，每天痛苦到天明撐不住才昏睡，錯過了與母親可以相處的寶貴時間，儘管他也用了很大的力氣擠出跟母親共處的時間。



晉塔當日吉祥仙氣

因為家人這樣的情結，偉大的母愛精神，讓母親願意承受色身的衰敗現實，一直撐到家人警覺母親色身衰敗會受苦的現實，終於肯放手時才離開。她慈悲地讓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充分的時間做心理調適與準備。

醫生護士常問我母親還有什麼放不下的事，其實母親沒有任何懸念，她只是個慈愛的母親，凡事都替家人著想，一切都在她的安排下進行著，就算臥病在

床也是不例外。這期間因為她，也讓全家人第一次能夠團聚在一個屋簷下共同生活，磨磨合合，了無遺憾。

我呢？經過佛法23年薰習的人，真的完全沒事嗎？母親，用她的色身來告訴我，我無法接受她的衰敗，更無法接受不能為她做任何事的無能為力。我，還是有瓶頸的，也見習到母親純粹無私的愛。

母愛，是人間至情，可以為子女而粉身碎骨；是菩薩行，化育有情而無怨無悔。

見證

佛陀說過，不要相信他說的，要自己親自體證後才相信他。

佛使比丘說佛法就是what is what。

佛法，是拿來用的，不是拿來讀的。

母親最後的這一段路，讓家人都隨著她一起走向涅槃。

母親安息了，法身在佛國開啟另一段生命。

家人安息了，內心無喘。

我們共同見證了生命的自然、佛法的大用以及生命的精髓，也隨順了世俗，善行病人自主與安寧療護，家人陪侍在側，最重要的是，我們親證了這一切，受用無比。

雖然家人選擇了一條醫生說是對病人家屬壓力最大的一條路，但我們走過來了，也都學習到了，而母親也讓醫生讚歎很有福報地無痛無苦走過將近2個月的最後一段路。

知恩、感恩、報恩，除此之外，對於母親，我們再沒有可說的了。

後記

寫下這段歷程分享大眾，是感恩佛法助我撐過這最困難的一段路，也是母親用色身為我們說法，其中點滴或許可以給大眾有所思惟。

謹以母親的圓滿功德，迴向有情皆證菩提。🙏

